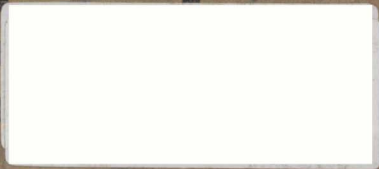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唐 敬 昊 選 註

墨 子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214
211

B314

M211

書庫

271991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敘

一 墨子傳

墨子之年代

墨子何時人，太史公僅爲傳疑之辭，曰：『並孔子時；或曰：』在

其後。』

（史記孟荀列傳）

於是，墨子之年代，遂爲學者所聚訟。漢書藝文志謂在七

十子之後；後漢張衡謂當子思時。

（後漢書本傳注）

畢沅謂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

（墨子序）；

汪中謂在宋景公時代。

（述學內篇卷三）；

孫詒讓謂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

而卒於安王之季。

（墨子後語）；

胡適之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死在

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

（哲學史大綱一六七頁）。

梁任公墨子學案附有墨子年

代考，於墨子生卒年代考證特詳，謂當生於周定王初年（西紀前四六八至四

五九) 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西紀前三九〇至三八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似較確當。

墨子之生地 而墨子生地，古來又不一其說。呂氏春秋當染篇、慎大篇高注，謂是魯人；文選長笛賦李注、荀子修身篇楊注、葛洪神仙傳、鄭樵通志，均謂之宋人；而清儒畢沅、武億，則均謂是楚之魯陽人。宋人、楚人之說，前人已多駁論，不能成立。依本書所載事實考之，似當以魯人之說爲是（如貴義篇云：『子墨子自魯卽齊；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又公輸篇云：『子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墨子之事蹟 墨子名翟，姓墨氏，生於魯。魯惠公時，周史角來魯教郊廟之

禮，其裔有留魯者，墨子學焉（據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角之學，出於史佚，漢書藝文

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蓋爲此也。其居魯也，魯君問以禦齊之法；墨子教以尊天、事鬼、愛利百姓、交好鄰國、舉國而從事於戰（見魯問篇）。楚惠王時，魯之巧人

公輸般爲楚作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且因以見楚王，陳非攻之義。王及公輸不能難，而攻城之念不衰。墨子乃與公輸角攻守之技，公輸九設攻城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乃止不攻宋。（見公輸篇）其後楚魯陽文君欲攻鄭，墨子說而罷之；齊欲伐魯，墨子又說而罷之。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王使魯陽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諸宮舊事二）越王使公尙過以車五十乘，迎墨子，請裂故吳之地五百里封焉。墨子

謂公尙過。『子觀越王之志何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以封爲？越王不聽吾言而我往焉，則是吾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見魯問篇）

晚年至齊，說齊太公以非攻之義。在周安王之十餘年時歿，年約七八十歲。孟子曰：『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莊子曰：『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二 墨子書及其注校

墨子書，漢書藝文志載稱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載稱十五卷，目一卷；宋中興閣書目載稱十五卷，六十一篇，蓋七十一篇中已亡其九矣（其闕佚當在唐中葉以後）。今本卷數同隋志，篇數則僅存五十三篇（所佚十八篇中，八篇尙

存目錄；其他十篇，並目錄亦亡。）

墨子書多非墨子自著。如親士、修身、所染三篇，全無墨家口氣，當爲後人僞託無疑。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四篇，乃掇拾他篇餘論爲之，疑亦爲後人僞作。尙賢以下至非命，每題各有三篇，則爲墨子三派弟子，各記其所聞師說；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此其證也。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卽魯勝所謂『墨辯』；其中，經上下二篇，或係墨子自著。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乃爲墨子弟子輯集墨子一生言行爲之，體裁略同論語。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專言守禦之法，亦爲弟子所記錄。

墨子之學，雖一時風靡天下，其後寢息。後之學者，又惑於孟子之說，此書之研究者遂少。其在歷史上所著錄之注釋書，以晉書隱逸傳所載魯勝之墨辯注爲嚆矢，宋鄭樵通志復有樂臺注本之著錄，然今皆已亡佚。是以古字、古言、錯簡、誤脫、觸處皆是，幾於不可句讀。至清代乾隆間，汪中始治此書，有校本及表微一

卷，今皆不傳。同時，畢沅、孫星衍、盧文昭等合力注釋，校讎，發行經訓堂墨子注十卷。其後，王念孫摘條校注，爲讀墨子雜誌六卷；俞樾著墨子平議三卷；蘇時學著墨子刊誤若干卷。至光緒間，孫詒讓集諸家說，參酌折衷，更斷以己所得，著墨子問詁十五卷，詳密精審，實所未有。近有李笠者，復有墨子問詁校補之作，取各種版本與定本問詁互勘，並擷集近頃各家之說，參以己意，發明亦頗多。

三 墨家流派

墨子之學，在戰國當時，極爲隆盛，其徒屬滿天下，與儒者互爭思想界之霸權。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又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可以見其盛況也。其直接受業於墨子者，如公輸篇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子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然此三百人與百八十人者，因史無專紀，今已多不能舉。

其名姓。其見於本書及先秦諸子者，爲禽滑釐、高石子、高何、縣子碩、公尙過、耕柱、子魏、越、隋巢子、胡非子、管黔激、高孫子、治徒娛、跌鼻、曹公子、勝綽、彭輕生子、孟山、弦唐子等十五人。其中隋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

又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此三派傳授系次，今已不可得考。惟莊子天下篇有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云；則相里氏傳之五侯子，鄧陵氏一派又有苦獲、己齒，而爲南方之墨者也。

又莊子天下篇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蓋墨家已寢假成爲一種宗教，而所謂『鉅子』者，卽其教主也。墨家鉅子見於呂氏春秋者，有孟勝、田襄子、腹䟽三人。

其爲墨家之餘流，而尤有重要之地位者，則有宋鉞、尹文、惠施、公孫龍等。

宋鉞宋人，孟子告子下作『宋輕』，莊子逍遙遊，韓非子顯學篇作『宋榮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等，與墨子並稱。觀其主張『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人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莊子天下篇）與說秦楚罷兵（孟子告子下），當爲奉行墨子節用、非攻、兼愛等主義者。

惠施、公孫龍，皆所謂名家者流。魯勝墨辯注敘謂『墨子著書，依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惠施之說，莊子天下篇中所載最詳。公孫龍著書六篇傳世。二人之說皆與墨經出入，蓋在論理學方面發揮墨子之學者。

尹文，莊子天下篇中以與宋鉞並稱。公孫龍子跡府篇，呂氏春秋正名篇皆載尹文『見侮不辱』之論，當亦爲宋鉞之流亞。著書二篇。

四 墨學淵源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

又淮南子要略訓曰：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喪生而害義，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蘆葦，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班志九流之觀察，乃本於左傳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意。雖墨子曾學於史角之後，然此其所論，實多牽強附會。淮南之說差爲近是。墨學爲儒教之反抗，絕無疑義。蓋墨子既生當孔學極盛之時，一般孔門弟子，又多墨守教說，不顧

時勢之變遷；墨子乃起而自創新說，以與之抗。如孔子正名，墨子崇實；孔子不信鬼神，墨子則倡明鬼；孔子以富貴壽夭爲在於天命，墨子則唱非命；孔子以禮樂爲治國之要具，嘆美周代之文治，墨子則立非樂、節用、節葬之說；孔子明貴賤，辨親疏，墨子則主張兼愛、交利。惟謂墨子之學盡本於夏禹，則殊未確當。此節汪中墨子後序辯之詳矣。其言曰：

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父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小斂奠，大斂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

則淮南所謂『背周道而用夏政之說』甯有成立之餘地？總之，墨子之學純爲時勢之反動，而一本於其救世之熱誠者。魯問篇墨子答魏越之語，最足以表示此

種精神。其言曰：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蓋墨子之學說，乃斟酌時代之需要，因事制宜以自成其一家之說者。如必謂其遵何制度，出何師說，則皆拘墟之見，不足信也。

五 學說概要

(一) 思想方法 墨子之學，在我國古代學術界中，實最多科學實驗之精神者。其經上下諸篇，既為名學之先導，與歐洲之邏輯，印度之因明，相為輝映；故其學說之立論，無不取首尾一貫之論理形式。其言曰：

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

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未可得而從定也。（非命下）

蓋謂任何言論，無不須合於邏輯也。然則墨子邏輯之方法若何？非命下篇又曰：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三法亦謂之『三表』。上『考之』之一法，卽所謂演繹法也；下『原之』、『用之』之二法，卽所謂歸納法也。墨子全書之論證，殆無不出此方式。墨子斥空想，崇實行，其所以重視論理之應用者，蓋非偶然也。

（二）兼愛主義 | 墨子之根本主義，厥惟兼愛。彼以爲天下之禍亂，皆起於不相愛。不相愛，則思虧人以自利；人各思虧人以自利，則攻殺篡奪，社會不可以一日安矣。然則兼愛之道奈何？曰：

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中）

蓋謂愛人猶愛己，而無所親疏厚薄於其間也。墨子更從自利方面以推論兼愛之不可以已，其言曰：

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乃得此……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卽謂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結果，還是自愛。然則人更何樂而不兼愛人歟？至於墨子理想中之兼愛社會，如曰：

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則與儒教所謂『大同』之理想，以及近代之社會主義，若合符節。

其他非攻之說，即自此兼愛主義直接衍出；而上同、天志、明鬼等說，則爲所以遂行此兼愛主義之必要方法。

(二)實利主義 實利主義亦爲墨子根本觀念之一。彼以爲人類不能不有利慾之衝動，必『示之以利』，『方能使行之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節用中)故其所提出之教義，無不以有利與否爲標準。如曰：

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尚賢中)

我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我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兼

愛下)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貴義)

惟墨子之所謂利，乃利於大多數人之利，而非少數人之私利。墨子之言曰：

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萬人食之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

蓋其所謂利，即猶西洋樂利派之所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也。

墨子之學既以實利爲標準，自必反對奢侈與無益之糜費。一切服用，以能維持生命爲止。『黍稷不二，羹藜不重。飯於土墾，啜於土鋤。冬服紺緞之衣，輕且緩；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節用中）凡有過此以上之享用，與『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彼即認爲『暴奪人衣食之財』。（非樂上）而痛絕之。此即節用篇之要旨；其他節葬、非樂，亦爲此種主張必然之結論。

（四）力行主義 墨子又主張極端之勤勞主義，『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其言曰：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非樂上）

墨子既主張力行，而定命之觀念最不能與此主義相容，此所以又有非命

之論也。其言曰：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矣。（非命下）

墨子精氣磅礴之實踐精神，蓋亦此主義之一面。

（五）有神論 墨子唯恐所謂『示之以利』者，尙不足以維繫人心，使對於其兼愛、節用、力行等之教義，行之『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於是又設為天，設為鬼神，以為制裁之力，此天志明鬼之所由作也。墨子以為天具有一種意志，為吾人行為之絕對標準。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然則天之意志為何？墨子答之曰：『兼相愛，交相利。』墨子之言曰：

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天志上)

墨子既設爲天志，以爲賞罰之標準；於是，又假定多數鬼神，以佐天而行賞罰。其言曰：

吏治官府之不廉潔，男女之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明鬼下)

墨子以爲天下人之所以敢於爲惡，皆在於不知畏敬鬼神。故其言曰：

是以天下大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明鬼下)

可知墨子之有神論，絕非爲形而上學上思索之結果；乃爲藉宗教的信仰以厲人爲善者。

其他關於經上下、經說上下等篇論理學之部分，則以須另行提出，勒爲專書，茲不具贅。

十四年、九月、十日、唐敬杲。

參攷書：

孫詒讓墨子後語（定本墨子間詁附卷）

梁啟超墨子學案

” 墨學微

” 先秦政治思想史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陳顧遠墨子政治哲學

凡例

一、本書底本，係採用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明嘉靖癸丑刊本。

一、本書所采錄者，爲研究墨學最關重要之各篇。僞作各篇，專言守禦各篇，與經上下至大小取須另爲專書之六篇（參看上敘），悉屏不錄。又尙賢至非命，每題各有上中下三篇，文義大抵相同；本書除兼愛、非攻、節用外，每題各取最詳盡之一篇而略其餘。惟所采錄之各篇，悉爲全篇，篇中不復刪節。

一、本書注釋但求文義明了；望文知義者，概不加注。注釋以墨子問詁及墨子問詁校補爲主要根據書籍。

一、本書遇有衍文、譌字，經各家考證，或與各本互勘，認爲確實者，加「」符標明；增字、改字，則用五號字偏列右旁；並註明根據何本或何家所說。

一、本書除加標點外，更視文義起訖，分段落。大段落另起前空一行；大段落中小段落，則惟另行，不空。

一、本書所用各家之省稱如次：

『畢說』——畢沅 『孫(星)說』——孫星衍 『盧說』——盧文弨 『王
說』——王念孫 『王(引)說』——王引之 『惠說』——惠棟 『洪說』
——洪頤煊 『莊說』——莊述祖 『張說』——張皋文 『江說』——江
慎修 『戴說』——戴望 『楊說』——楊葆彝 『蘇說』——蘇時學 『陳
說』——陳澧 『兪說』——兪樾 『孫說』——孫詒讓(以上載墨子問詁) 『王
(闔)說』——王闔運(又所稱『王本』，亦即王闔運注本) 『王(景)說』——
王景羲 『王(樹)說』——王樹枏 『李說』——李笠(以上載墨子問詁校補) 『戶
崎說』——戶崎允明(載墨子考)

目次

✓ 尚賢中	一
✓ 尚同下	一一
兼愛上	一九
兼愛中	二二
✓ 兼愛下	三〇
非攻上	四三
✓ 非攻中	四五
✓ 節用上	五二
節用中	五六

節葬下……………五九

天志上……………七三

明鬼下……………七九

非樂上……………九七

非命下……………一〇六

耕柱……………一一四

貴義……………一二九

公孟……………一三九

魯問……………一五五

公輸……………一七二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①保而勿失，故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

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是④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尚〕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

①尚尊尚也。

②脩猶「長」也。

③故與「胡」同，疑問詞。

④者依俞說，改「是」。

⑤進依孫說，據上

文，改「尚」。

⑥事與「使」同。

賢者之治國〔者〕^①也，蚤^②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③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④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⑤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⑥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云若法，^⑦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二本。何謂

○者，依他本刪。

①蚤，同「早」。

②莫，與「暮」通。

③絜，爲「潔」之本字。粢盛，祭品也。

——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

④依王說刪。

⑤正，長也；正諸侯，爲諸侯之君長也。

⑥曰，依俞說改「云」云。

「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鬱，爵也。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尙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

有也。若猶「此」也。謂既有此種登用賢士之方法也。矣，依諸本改「也」。女，汝同。卹，亦憂也。

鬱，依盧畢王說，改「爵」。謂我語汝以憂天下之憂，教汝以與賢士官爵也。誰能執熱而不以冷水

濯手，蓋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也。執親也。毋，語詞，無意義。般，讀如「頑」。效人，謂效

古人之爲政也。祿不從，謂秩祿不隨爵位而增益也。

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①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②』_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③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④，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⑤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⑥

① 藉，借。本字。假藉，謂假借高爵之虛名也。

② 食，依畢校改「貪」。

③ 雖，與「唯」古通。

④ 措，廢也。

⑤ 已，與「以」古通。

⑥ 物，猶事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皆⊖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尙賢⊖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旣可得而知已。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

⊖之猶〔此〕也。⊕二物上制衣裳與殺牛羊二事也。

⊖未依李本，改〔皆〕。

⊖依蘇說增。

⊖無當

作〔毋〕毋與〔慣〕通，毋故謂慣習故舊之人也。

⊕倂，通作〔姦〕。

⊕若處係王說改〔處若〕若

猶〔此〕也。謂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

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④之謂也；以下賢不使能爲政而亂者，〔若〕吾若⑤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

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⑥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⑦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此官什倍謂此官職之大，十倍於其才能也。○謂政事之施行，不可以一日廢也。○脩長也。日不

什脩，謂一日之時間，不能十倍其長也。

④夫猶「彼」也。夫若言與下吾若言相對爲文。⑤不使能

依孫說增。若吾依孫說，改「吾若」。

⑥距，同「巨」，猶大也。巨年，蓋謂老年人也。⑦裨，補也。而汝也。

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王○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③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④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⑤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⑥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

雖⑦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

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

○聿，遂也。戮爲「勳」之借字，勳并力也。

○王依孫說增。

○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

④

瀕，古「濱」字。⑤伊摯，即伊尹，摯，伊尹名也。有莘，國名，在今河南陳留縣。⑥庸，與「傭」同。⑦雖「唯」通。

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

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賊殺。○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

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于羽之郊，乃執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

○賤依王說，改『賊』。

○賤傲依王說，改『賊殺』。

○謂幽囚之，日月所不照也。

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
鰥寡不蓋。^④德威維威，德明維明。^⑤乃名三后恤功於民。^⑥伯夷降典，哲民
維刑。^⑦禹平水土，主名山川。^⑧稷隆^⑨播種，農^⑩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
^⑪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
天鄉^⑫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皇帝堯也。

謂帝堯問民所患，民皆以有苗之害爲答也。

○曰：帝堯言也。羣后諸侯也。肆與「逮」

古通。謂上自諸侯，下逮百官臣工也。

○明明，謂明顯有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

○鰥寡不

蓋，謂卽鰥寡無依之人，亦得以賢能舉用，無有掩蔽也。

○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

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名與「命」通。三后伯夷、禹、稷也。恤，憂慮也。謂堯命三后，憂慮民事也。

○哲，「折」之借字。折制也。謂伯夷頒典禮於民，其有不從者，制之以刑法也。

○主名山川，謂定山川

之名稱也。

○隆，與「降」古通。

○農，勉也。

○假，與「假」古通。假，大也。遠也。謂三后所成之功績，其

被於民者，遠且大也。○鄉與「享」通。

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窕，○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天〕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究，依一本改『窕』。窕不滿也，有餘之義。○此句依俞說改。○承與『丞』通，翊也。○四謂與天地同

其悠久也。○五埴，黏土也，堅牢之義。○六依諸本改。○七傾，謂踰越而勝之也。者爲『諸』略字也。古與

『邪』通，傾諸民之死也。猶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邪。○八故與『胡』同，爲依上文增。

尙同下①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①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

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善、非②也。〔苟〕若苟④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家⑤必亂。故賞罰⑥不得下之情，而⑦不可不察者也。

①尙與「上」通。上同謂取法乎上也。②辟與「避」同。③善非猶謂善不善。④依畢校改。⑤衆依

秋儀說，改「家」。⑥罰依蘇說增。⑦而與「此」同。

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始爲政之說乎？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蕩〕薄者有爭。④是故天〔下〕⑤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⑥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⑦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

○而猶「以」也。

○然猶「則」也。治依俞說改「始」。

○百姓爲人言百姓人自爲政，不相統屬也。

④蕩，依一本改「薄」。厚薄蓋猶言大小也。

⑤下，依孫說刪。

⑥左右，輔佐也。

⑦之，猶「與」也。

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措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逸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

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毀〕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

○擇依孫說，據中篇改「措」。○亂，依孫說刪。○說依王說，改「逸」。謂所以立后、王、君、公、卿、士、

師、長，並非欲使之逸豫於民上也。○辯分也。下助字依王說刪。天，明、天之明道也。○賤，依王校改

「賊」。○毀，依一本改「賞」。唯，與「雖」通。謂若苟各守異說，則若人雖欲得上之賞而爲善，猶將

以避百姓之非議而不爲。

也。⊖

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家君。⊖ 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 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 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

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

⊖ 六字依王校，據上文增。

⊖ 賞依王說改「嘗」。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十一字，依孫說增。謂

一家之人，集合各自身之意見，而上與家長一致也。

⊖ 禍依一本改「徧」下同。

⊖ 四字依一本增。

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

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

○義依一本增。○其依一本增。

○選亦「總」也。義依一本刪。

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

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

故當尙同之爲說也，尙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

○而[△]同『能』

○而[△]與以『通』

○窳[△]，不滿也。橫[△]，充塞也。道[△]，謂尙同之道。

○倒裝句，——猶云：

『無有此邪？』

○此爲上問句之答辭曰：否！先王之道，亦與墨子無異也。

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爲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光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

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

○小人庶民也。聞報之於上也。發發覺也。鈞同也。謂汝等人民，見姦巧之事，必以告，如匿而不言，比事發覺，則罪與彼爲姦巧者同也。○差論選擇也。○爲依王本移「人」下。○先之依畢校改「光」，光與「廣」古通用。令善也。問與「聞」通。○信身而從事，謂一依自信力行事也。○之依一本增。○視依孫說，改「視」。○聽依孫說改「聽」。○之依一本增。○均猶「徧」也。

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聽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

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之要也。○

○之人聞，三字依上文增。

○唯，亦與「雖」同，毋語詞，無意義。

○不疾，疾也。

○情，與「誠」通。

○五

上依王校增，求爲上士，謂求爲所以尊尚賢士之道。

○不可，依萬歷本增之，依畢校增。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①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②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③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④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

○焉猶「乃」也。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下「焉」字義做此。

○「攻」治也。

○當讀爲

「嘗」——同聲段借字——嘗試也。^④起於不相愛也。

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國〕；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
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
〔故〕猶有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有。○猶有大

○其依王說刪。

○兩身字，依俞說增。

○遂，依諸本改「起」。

○其依孫說增。

○物亦「事」也。言

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依盧校增。

○七十四字依王校及孫說增。惡讀烏平聲，猶「何」也；下同。

○依王說增。

○依孫說刪。

○有亡，依畢說改「亡有」；下同。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交，依王說增。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與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

然則〔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

夫也。[△]⊖崇依俞說改『察』用與『以』古通何用生即何以生也。[△]⊖不依俞說刪。[△]⊖家主有采地之鄉大

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
③ 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

① 敖，一作『傲』；敖，『傲』古通。

② 曰，依戶崎說增。

③ 四十字，依王說自下文移此。

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君子曰：『然！乃若
○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
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政〕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
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况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
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
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辟羊之裘。④韋以帶〔錢〕劍，練
帛之冠。⑤大布之衣，且苴之屨。⑥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

○子墨依王說改「君」乃若轉語辭。

○物事也。于爲「迂」之借字，故亦事也。迂故謂迂遠難行之事。

○政依諸本改「攻」。

④辟音臧，辟羊牝羊也。

⑤錢據太平御覽改「劍」，韋無飾之革帶。練帛，即

大帛，厚縉也。

⑥八字依王說增。且苴，卽「麤粗」，並聲近字通。

能○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肱〕脇
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色。④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
臣能爲⑤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私令人焚舟失火，
⑥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⑦士聞鼓音，
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⑧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⑨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
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
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

○能依王說增。

○腰，依畢說改『要』。腰，蓋爲『要』之俗寫。

○肱，依畢說，據太平御覽改『脇』。

④

危，依王〔引〕說改『色』。人瘦，則面色黧黑。

⑤爲依王說增。

⑥馴，讀爲『訓』——二字古通。和合

之依孫說改『私令人』。

⑦曰，據諸本刪。

⑧碎，爲『萃』之借字；凡卒徒聚集其部隊，謂之『萃』。破碎

亂行，皆謂凌躐其曹伍，爭先赴火也。⑨乃若發語辭。

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切〕勁。』
○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渭寶，
○以泄〔渠孫皇〕蒲、弦澤之水；
○北

○挈舉也。

○畢疾也。却依孫說改『勁』。

○西河在今山西陝西界。漁依孫說改『渭寶與瀆』。

古通用。渭寶，渭水之瀆也。

○渠孫皇，依孫說改『蒲弦澤』。

蒲澤，弦澤，在今陝西隴州西四

十里。

爲防原派，○注〔后之〕昭餘邱，○噱池之寶，○洒爲〔底〕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爲漏〔之〕大陸，○防〔蓋〕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撻，○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之，○五湖之處，以利〔楚〕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防，築堤止水也。原，派二水名。

○后之，依孫說改「昭餘」邱，與「祁」音近相通。昭餘，祁澤藪名，在今

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

○噱池，卽虜沱河〔池〕卽古「沱」字，出今山西繁峙縣。寶，讀爲「瀆」。

○洒，與下文「灑」同，音所宜反〔戶〕，通作「醜」。醜，分也。底，依孫說改「底」。底柱山名，在今山西平陸縣

東五十里三門山東。洒爲底柱，河水分流，包底柱山而過也。

○龍門山名，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

○貉，北狄之一種。

○方，依孫說改「爲」之。依畢說，孫說改「大」。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漏大陸，謂將

滯滯於大陸之水穿而洩之也。

○蓋，依諸本改「孟」。孟，諸澤名，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

○灑，

「醜」通，分也，所宜反〔戶〕。九澮，九河也。

○撻，樹竹塞水之決口，裹草而填以土也。

○注，據玉海

地理門引，改「注之」。

○楚，荆越，依王說，據文選江賦注，改「荆楚、干、越」。干，爲「邗」之借字，屬吳。

○謂以上所述，爲禹治水之事業，吾今欲以此種精神，實行兼愛矣。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矜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西[△]土[△]岐[△]周也。乍[△]讀爲『作』。謂文王之治周，明德若日月，照臨於四方及西土也。○屑[△]顧也。天

屑[△]臨[△]文[△]王[△]慈[△]，謂天眷顧文王之慈政也。○連[△]，依孫說改『矜』，矜[△]苦也。雜[△]讀爲『集』，成就也。生人

猶言常人。謂堯獨無兄弟者，與常人同，有所成就其生業也。○放[△]亦依也。——檀弓『子貢曰：『哲

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將[△]行也。武王既定天下，掘地爲隧，以祀於泰山之神也。○曾[△]孫[△]對於鬼

神之自稱，——曲禮『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大事指克殷事。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作起也。祇讀爲「振」。醜衆也。謂克殷而有天下之大事，雖已成就，仁人尙起而拯救商、夏及四夷之人民。○忠「中」古通，中心也。士依畢說刪。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四）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五）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五）即必曰

○敖與『傲』古通。

○人依王說改『又』與讀爲『如』。

○人依王說刪。

○生依孫說增。

○

謂將天下之惡人而賊人者，分而名之爲兼愛者歟？抑爲別愛者歟？

○「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
「別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
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④爲己也。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
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
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
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

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
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
○曰依畢說增。 ○卽讀爲「則」，下同。——「卽」「則」古通交別，猶言「交相別」。 ○別非
也。三字，依俞說移下。 ○謂以他人之主張爲非者，不可不有所以代之之良法。 ○依俞說增。 ○由
讀爲「猶」。

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平〕乎若方也。

今吾將正求〔與〕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聽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爲〔宰〕舉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乎！○今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

○鄉〔鄉〕字省文，彛曩也。

○平據明萬歷本改『乎』方猶『道』也。出乎若方猶曰：『卽由於此種道

理。』○與據明萬歷本改『興』○謂若以兼愛爲正道而行之，則人民耳目無不相爲視聽，故聰

明；人民股肱無不相爲動舉，故畢強。○肆，勤力也。謂有道之人，則勤力以相教誨。○乎，依王（景）

說增。○毋語詞若若此也。○事依畢說改『士』。

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

子曰：『用而不可，〔難哉〕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姑嘗兩而進之。⊖〔誰〕設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

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卽不食，寒卽不衣，^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⑤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

○依王說改。謂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謂將兼愛與別愛兩者，進而比較

之。⊖誰依王（引）說改『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謂友饑而不餽以食，友寒

而不贈以衣也。⊖於依畢說增。

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若之二士者，^①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②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③機^④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⑤〔家室〕奉承親戚，家室^⑥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⑦〔哉〕我^⑧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行費也。^⑨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①之此也。士依畢說增。

②與如也。當與儻同。

③權依孫說改「機」。

④依萬歷本及焦竑校本

刪。⑤家室依王〔晏〕說移下。親戚父母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

⑥有讀爲「友」——「有」與「友」古通。謂赴戰或遠使者，其家屬將託之兼愛主義之友人乎，抑別愛

主義之友人乎？

⑦哉依王說改「我」。

⑧兼依他本改「行」。費與「拂」古通。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
〔子〕○姑嘗兩而進之，〔誰〕設○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
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
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卽不食，寒
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
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萬〕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
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
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

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

○子，據李本刪。

○誰，依王校改『設』。

○泰，讀爲『大』。

○萬，依畢校改『先』。

○其，依畢校增。

○依戴說及上文刪。

○常，依王本及上文改『當』，與當義皆同上。

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①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者，^②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③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猶^④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⑤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⑥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①轉，棄也。②君，依王校，改『者』。

③依畢校增。

④也，依王本刪。獨，依上文改『猶』。

⑤謂兼愛，但願

欲之而已，豈能實行之哉？

⑥之，據萬歷本、焦竑校本刪。

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④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

且不唯秦誓為然，雖禹誓⑤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⑥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⑦若予〔既〕即率爾羣〔對〕封諸〔羣〕君，以征有苗。』⑧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⑨樂耳目也；以求興

○金鐘鼎也。石豐碑也。槃孟之器，皆銘其功。○秦誓，尚書篇名。乍，讀為『作』。注見上。○謂此即文

王之兼愛也。④『雖』與『唯』通，下並同。⑤禹誓，禹征有苗誓師之文。⑥濟濟，衆盛之貌。⑦

小子，禹自稱。稱舉也。謂此次舉兵，非余小子敢於舉亂，實彼有苗蠢動，不得不加天之罰。⑧若猶

『此』也。既依李說改『即』對依孫說改『封』封與『邦』古音近通用。羣，依惠說改『君』羣封諸君，言衆

邦國諸君也。⑨以依萬歷本刪。干求也。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取法焉。○

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禱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且不唯禹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

○求依孫說，據上下文，改『取法』。○說禱文之一種——周禮鄭注：『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履

商湯名。玄牡，黑色之牡牛。土，依孫說增。上天后土，猶言『皇天后土』。○謂未知緣何得罪於上下，而膺

此天罰。○簡閱也。簡在帝心，惟天帝簡閱其善惡也。○誓命，依孫說改『禹誓』。○言王者治天

下之道，廣大平易，無有偏黨。○底，依孫說改『底』，與『砥』通，易猶『平』也。

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

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

○君子在朝之百官，小人在野之人民，履踐行也。視比也，謂比而則之。○此係反語——謂若以吾

言爲非合於道者，然古者文武……○正與『政』同。阿，私也。○忠讀爲『中』，去聲，猶得也。言意者，

兼愛之道，不爲人親之所利，而害於爲孝。○意讀爲『抑』，下同。○以依孫說增。○賊，依俞說增。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①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②

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③曰：『無言而不讎，^④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腰〕，要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衆^⑤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⑥一卽求以鄉^⑦其上也。昔者越

①之是也。交，交利也。

②毋，盍不也。意，讀爲『抑』。遇，讀爲『惡』。

③所依，孫說刪。大雅詩經大雅抑篇。

④讎，讀爲『售』。——詩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讎價貴，物惡則讎其價賤。』

⑤依，孫說

改。⑥三十年爲一世，謂未過一世，而民俗已爲之一變。

⑦鄉，與『向』通。

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衆爲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絺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衆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

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衆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

○知讀如『智』。謂句踐自維其智，尙未足以知訓練士臣之效如何也。○偃，猶仆也。○謂越王見

死者已衆，遂不復鼓進而退之也。○謂爲也。顛讀爲『臙』，謂如炮肉之臙也。○依萬曆本增。○

苴與『粗』通。○注見中篇。○依王校增。

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弟。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悌，依畢說改『弟』——『悌』、『弟』之俗寫。○莫，依王說刪。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①其不仁茲②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③拖④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⑤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⑥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① 依孫說，據下文增。

② 茲與「滋」古通。

③ 拖，依畢說改「挖」；挖，即「拖」本字，曳也。

④ 子，依畢

說增。

⑤ 謂不義之至大者，爲攻人之國。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①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知而②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③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④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⑤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⑥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⑦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①謂若以此說推之。

②之，依王說改「知」而其也。

③情與「誠」古通。

④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

⑤必爲，依孫說增。

⑥依畢校改。

⑦依孫說刪。

非攻中

子墨子言曰：〔古〕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毀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師徒唯毋^④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出，^⑥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刳〕^⑦ 劔，^⑧

○古依王說改『今』。○情亦與『誠』通；下並同。毀依王說增。過失下有脫文。○見讀如『現』。○毋^④

語辭。○依孫說增。○嘗猶『試』也；下同。上依孫說改『出』。○撥^⑦音伐，大盾也。劫依孫說改『劔』；

劔^⑧，刀把也。

〔往〕往而靡弊腑〔冷〕爛不〔及〕反者，○不可勝數；又與其○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及〕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飲○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地○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

○住，依畢校改『往』，腑即『腐』字異文。冷，依畢說改『爛』，及依諸本改『反』。○依孫說增。○依孫

說改。○依王說改。○后，與後通。謂神喪其祭主，鬼喪其後裔也。○依王本增。○然，猶『可』也。

謂必攻不用銳，不殺人而陷之，乃可爲也。

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城數於千，不勝而〔人〕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士○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士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節攻戰者〔也〕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非○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利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

○虛〔墟〕字正文。城依孫說增。人依畢校，改〔入〕廣衍土地也。辟讀爲〔闕〕。此謂城郭土地至多，攻不勝攻也。○王依王說改〔士〕。○依孫說改。○依孫說改。○祝藥謂經祝咒之藥也。

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

古者封國於天下，尙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四〕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欲〔五〕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謂萬人食之，而獲其效者不過四五人，猶不得謂之可行用之藥。

○尙同「上」。

○夫依諸本

改「大」句倒裝，卽謂「大國亦弗從而愛利之」。

〔四〕且爲「祖」之借字；「祖」，國名，爲晉獻公所滅。一

依孫說刪。不著何卽不屠何，國名，故城在今奉天錦縣西北。

〔五〕古依王校改「今」，情與「誠」通。故依

畢校改「欲」。

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④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⑤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⑥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⑦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

①閭，左傳作『廬』，二字通。

②中楚國，謂佔楚中央之國都，與依萬歷本刪。

③比，依諸本改『北』。

④葆，與『保』通。大山，即泰山。

⑤九夷，淮夷也。

⑥退，戰旋也。賞孤，賞戰死者之家屬也。施舍，猶賜

予也。萌，與『氓』通。⑦罷，讀如『疲』。

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舟，○圍王宮，而吳國以亡。

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莫若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爪牙之士，〔皆〕比列其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

○內，依王說改『舟』。大舟王舟也。

○六將軍，卽六卿，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

○英名，依王〔闕〕

說，改『莫若』。分，依諸本改『爪』。皆依王說，改『比』。其改王校增。〔四〕務，與『驚』通，猶游也。謂魚在水中

不早游走，捕至陸地，悔將何及？

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旣可得而知矣。

○蓋同『蓋』。

節用上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①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使^③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④是故用財不費，民德^⑤不勞，其興利多矣。

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鮮且^⑥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組〕鮮且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⑦何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

○謂可得加倍之利。

○依王校增。

○便依王說改『使』。

○言必有用之事，然後爲之。

○五德與

『得』通；下同。

①圍與『禦』通。

②芊組依俞說改『鮮且』且讀爲『黠』鮮色謂之『黠』鮮且不加謂

徒華美而無益於用也。下同。

③五兵，戈、戟、酋矛、夷矛五種兵器。

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者。①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莘鯁〕鮮且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莘鯁〕鮮且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③

有④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⑤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

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⑥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於民次⑦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

①依畢校改。②不依俞校增。③矣，依戴校增。④有，讀爲『又』。⑤若，猶『此』也。⑥處家，猶言有室，娶也。事人，嫁也。⑦次，讀爲『恣』，言恣民之所欲。

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計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

且不惟此為⊕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非今⊕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

⊖所猶〔時〕也。謂有時二十歲，有時四十歲也。⊖踐，依玉藻鄭注，改〔翦〕，〔翦〕，除也。⊖純，猶皆也。

字，妊娠也。年，依萬歷本，改〔計〕。謂若每三年一妊，則此所遲十年中，被早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

謂此豈非使民早婚而可增加人口乎？⊕依孫說增。⊕籍，稅也。⊕毋，語辭。與，依諸本改〔興〕。

⊕有讀為〔又〕。倭，舉火攻城之具。⊕不令，依萬歷本改〔非今〕。⊕數術，謂上〔使民勞〕以下數種

寡人之術。⊕此依孫說增。

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務，行○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務行依萬曆本增。

節用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

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怪^④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

○二十依盧說，改『世』卷『券』之段字，『券』今『倦』字也。○鞮，爲『鞮』之借字，『鞮』音運，攻皮治鼓工也。『鞮』音鮑，柔革工也。輪、車、皆車工也。○依畢從改。○恢，依孫說改『怪』。怪，猶言奇異。

交阯，北〔降〕際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逮至其厚愛。⊖黍稷不
 二，羹臠不重。⊕〔飲〕飯於土墼，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諸加
 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緞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
 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
 則斷，旁擊而不拆。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弁且從。⊕此甲之利
 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

- ⊖交阯，今安南降，依王說改「際」，際猶接也。幽都，山西省雁門以北地。
- ⊖建，依諸本改「逮」。厚愛，愛惜財物也。
- ⊕臠，細切肉，不重，止一品也。
- ⊕飲，依王說改「飯」。墼，瓦飯器也。形爲「鏹」之段字。「鏹」羹器也。
- ⊕王本作「匏斗以酌」。
- ⊕依孫說增。
- ⊕謂刀劍不離於身也。
- ⊕兵，依孫說改「弁」。弁「變」之段字，弁且從，屈伸自如也。

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制。○爲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

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氣。○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建夏，下潤濕，上〔重〕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利，依王說改『制』。

○止，依孫說，改『上』。

○津，人掌渡之吏。

○堀，與『窟』通，堀穴，葬穴也。

○五

依畢說改。

○曰，依王本刪，辟同『避』，謂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

○建，依畢校改『逮』，重依

諸本改『熏』。

節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①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之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②、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③孝子之爲親度也，旣若此矣。

雖仁者之爲^④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⑤仁者之爲天下

①辟[△]，同「譬」。

②隱謀[△]，謂隱匿其智謀。

③三務[△]，指上「從事乎富」等三者者，依畢校增。

④爲[△]，依畢

校增。

⑤此[△]，依孫說刪也，依畢說增。

度也，既若此矣。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①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②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③仁者

①則即古通。

②傳與「轉」通，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就實際之政事上觀之也。

③也依

畢說增。

④依畢校刪。

將求興之天下，〔誰賈〕設置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措○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且〕是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之嘗〔之〕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其○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

○求依俞說增誰賈依孫說改『設置』謂若厚葬久喪，果爲國利民福者，則仁者將求興起此風於天下，設置其制度……也。○依畢說，孫說改。○相依孫說改『措』措與『錯』通，猶廢也。○依俞說增。○且依王說改『是』今依諸本改『令』未嘗之有依孫說，改『未之嘗有』。○其依王本補。○雖與『唯』同，母語詞。○存猶『在』也，下同。○重讀平聲，層也。——荀子禮論篇：『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繁，丘隴。①必巨存乎〔正〕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存⑤乎諸侯死者，虛〔車〕庫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⑥綸組節約⑤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挺壺盥，戈劍羽旄齒革，⑥寢而埋之⑦。而後滿意。⑧送死若〔送從〕徙。⑨曰：天子諸侯⑩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⑪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

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噎，⑫縗經，⑬垂涕，處倚廬，寢苦枕

①隴，[△]「壟」之段字；[△]丘壟墳墓也。②正，依王說改「匹」。——白虎通義：「庶人稱匹夫。」③依畢說增。

④車，依俞說改「庫」。比周遍也；謂珠玉金銀遍飾於死者之身也。⑤節約束也。⑥屋，古「幄」字。

小帳也。挺，同「筵」。盥，與「鑑」通。壺，鑑器名。——呂覽慎勢篇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⑦

寢，讀爲「陵寢」之「寢」。寢而埋之，謂藏諸陵寢而埋之也。⑧而後，依張說增。⑨若送從，依孫說，改

「送死若徙」。送死者若徙居，極言喪葬之繁侈也。⑩依孫說增。⑪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尙同篇。

⑫秩，常也；不常言無常時也。翁，依洪說，改「噎」。噎，音益，咽也。⑬縗，音崔，喪服也。——以麻布被於

胸前，三年之喪用之。經，音蓋，麻在首在腰，皆曰「經」。

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陂〕，○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棗，○塊，本字。

○開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

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隲，依係說改〔陬〕，陬形容阻喪之貌。

○黎爲〔黎〕之俗

字。

○上士汎指士以上之階級。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

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

○據非樂上篇增。○依係

說增。

○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六府司土、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項賦稅之職。

○辟同〔闕〕。

○藝，〔藝〕之俗字；〔藝〕種也。

○紝與〔紝〕通，音任，又音壬；織繪帛爲〔紝〕。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挾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

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

今〔惟〕唯無〔四〕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五〕死者，〔五〕二皆喪之三年。〔六〕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戚族人五月。〔七〕

○細，依俞說刪之，依蘇說刪。○以與「已」同。扶，依王〔引〕說，改「挾」。○謂以久喪之故，禁生者從事於業務也。

○四，惟，依吳鈔本改唯。無與「毋」同，語詞。○五，後子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戰國策謂

齊太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丹朱爲堯後子，其義並同。○六，依俞說改二「二」，指妻與後子也。喪服經

「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妻齊衰期。」又左傳「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係指景王有穆后與太

子壽之喪，是周禮妻喪亦有三年之義也。○七，其與「期」通，謂一年之喪也。孽子，卽衆子，對前後子爲

冢嫡也。戚，依王說增。戚族人，爲族人之近者也。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月。⊖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陂〕，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

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旣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唯無^⑤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④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⑥。

⊖月數，依王說改「數月」。

⊖仞，與「忍」通。

⊙謂在居喪期中，禁男女之交也。

⊙負，與「伏」通。

〔伏劍〕，謂身伏於劍上而取死也。

⊙惟，依吳鈔本改「唯」，無語詞。

⊙依畢說刪。

⊙不弟弟，不弟之弟也。下仿此。

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且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積奚〔吾〕后，^①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夫^②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罟而毋負己也，^③治之說無可得焉。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⑤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之。^⑥無積委，城郭不

○依俞說改。奚[△]后[△]，卽「謾詬」之段字，恥辱也。「內積奚后」，謂心懷恥辱之念也。○依王說改。○^③罟[△]，

與「還」同，轉折也。負[△]背也。○^④力征[△]，謂以威力侵爭也。○^⑤委[△]，猶「積」也。——少，曰「委」；多，曰「積」。

○^⑥者與「嗜」通者，依畢說改「之」。

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者^①攻之。今〔惟母〕唯無^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修^③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人守不固。

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唯^④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⑤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⑥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⑦哉？

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

①者，依畢校，据上文，改『者』。

②據吳鈔本改，無語詞。

③依王說增。

④據吳鈔本改。

⑤惟古與

『雖』通。

⑥之古與『與』通。

⑦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

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①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喪而疾〔而〕^②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之^③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④道死，葬蛭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⑤葛以緘之，^⑥既訖^⑦而後哭，滿塋無封，^⑧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⑨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① 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參耕之畝，卽謂『參耦耕之畝』，言墓地之廣，約三尺也。② 哭，依王說，改

『喪』而依戶崎說刪。③ 依畢校，據後文改。④ 八狄，八種北狄之民族也。⑤ 穀木，楮也。禮天子棺

用梓地，此用穀，尙儉。⑥ 棺束，曰『緘』。古者棺不用釘，以皮束之；此用葛，亦尙儉也。⑦ 訖，讀爲『窆』，

棺下穴也。⑧ 塋，與『坎』同，封謂聚土爲墳。滿塋無封，謂但將土填滿墓穴而已，不爲墳也。⑨ 己，又

作『紀』——已爲『紀』之段借。

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
合，道之不堦；○〔土〕掘○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若
參耕之畝，〔取〕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
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襪，○璧玉
〔卽〕既○具，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埵〔差

○乘，謂往來其上也。——淮南子齊俗訓：『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謂雖絞束之而不密合；

雖通道而不爲深堦。○土，依王說改『掘』。○謂將埋葬所餘之土，聚之其上也。○取，依畢說，據

後漢書注改『則』。○此依戶崎說，据下文刪。若如此也。○大棺，棺之在表者也；中棺，棺之在內者

也。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稗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

屬，卽中棺也。○闔，〔鞞〕之假字；〔鞞〕，革繡也。操，依孫說改『襪』；襪，周匝也。○卽，依王說改『既』。

○捶，築也。埵，與『除』通，差通，依孫說，改『羨道』；羨道，地中之墓道也。

通。羨道，壘（雖凡）惟比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
 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④其言用其謀計，厚
 葬久喪，請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
 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
 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
 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
 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于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
 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⑥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
 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

○依戶崎說改。謂丘壘之高若山陵也。

○毋，讀為『無』。

○鄉，『鄉』省文。

○④据他本增。

○⑤請與

『誠』通。

○政與『正』通。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昔者，越之東有翰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啖○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理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秉〕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

○胡說猶言『何說』。

○擇與『釋』通，舍也。

○義宜也；謂以其俗爲宜也。

○依他本改。

○親戚

謂父母也。

○朽，据列子改『朽』，朽本作『高』，音寡，別人肉而置其骨也。

○依畢說，據列子及太平

廣記改，儀渠，又作『義渠』，在今甘肅慶陽府。

○燻上，謂燻昇燻天。遐，亦遠也；登遐猶言『仙去』也。

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者○也。』

○猶已也。以依王校增。

○生利謂生者之利益；死利謂死者之利益。

○菹與『沮』通，溼也。

○四謂

足以識其墓所也。

○五俱猶『飲』也；言取衣食之餘財以飲助祭祀也。

○六謂依王說改『請』請與

『誠』通，謂中心誠欲爲仁義也。

○七依王校改。

✓ 天志[⊖]上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

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

⊖志意也；天志謂當體承天帝之意，實行兼愛交利也。⊖所猶『可』也；下同。⊖親戚、父母也。所知識，謂平生所交之人。

⊖其，依他本改『共』。
⊖惡，讀平聲。

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間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然則何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

⊖言依偷說刪。

⊖焉何也。晏安也。謂如何而後安也。

⊖門，依王說改「間」，「間」隔也。言天監甚明，

雖林谷幽間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

⊖三字，皆依王校增。

⊕我，依他本增。

⊕依王校，據中篇增。

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

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

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

○依萬歷本改。

○政與『正』通，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

○次與『飲』通，猶助也；下同。

○之依畢說。

孫說增。

○之明知依畢說改『明知之』。

○嚮以芻莖飼牛也。

○爲粢依畢說，据後文增。粢盛，祭

品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

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延○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

○三字，依戴說，據中篇刪。

○窮極也。

○者，依畢說增。

○之與『於』同義，下同。

○延，依王本增。

○方與『旁』古通，溥也。方旋天下，言德澤之施，溥徧於天下也。

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訴天，中誣鬼，下〔賤〕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①之民，莫不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②，邑^③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④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

① 依王校改。

② 粒食猶言「穀食」。

③ 色，依畢校，改「邑」。

④ 邑人猶儒家言「下民」。

⑤ 政，依畢校增。

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

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多，依孫說刪。

○非，猶「背」也。

○倖，依孫說改「僂」；僂與「舛」同，乖也。

○其，依畢校改「相」。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迓〕、○無罪人乎道路〔率〕術徑，奪人車馬、衣裳，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

○明鬼明鬼神之實有也。

○正與〔征〕通。

○謂此所以然之故，由於……

○正亦官長也。

○

亂依學校據下文增。

○退依孫說，改〔迓〕，迓與〔禦〕通。率依孫說，改〔術〕——車道，曰〔術〕，步道，曰

〔徑〕。○借依王說，改〔借〕，借與〔皆〕通。若依王說刪。

亂哉？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①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不^②以明察此者也。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③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爲儀者也。^④請惑聞之見之，^⑤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⑥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

①之，依王說刪。

②不依俞說增。

③已語終詞。

漢書：『亦無及已』。

④亡古『無』字，儀標準也。

謂欲察知鬼神之有無，必以衆人之實際經驗爲標準也。

⑤請讀爲『誠』感與『或』通。

⑥依王校，

據下文及非命篇補。

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神鬼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

○不辜謂不以其罪。杜伯封於杜國之伯爵，陶唐氏之後。杜國，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用，依諸

本改『田』田獵也。田車，田獵之木車。——考工記：『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朱衣冠，以韎韠

所製之衣冠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入，依孫說，據文選注引，改『之』。○殪，仆也。

○弢，音叨，弓衣也。

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讖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誅。』○若此之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秦穆公，④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人面⑤鳥身，素服〔三絕〕玄純，⑥面狀正方。〔鄭〕秦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⑦帝享女⑧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⑨曰：『予爲句芒。』⑩若以〔鄭〕秦穆公之所身見爲儀，⑪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春秋國史也。——國語韋注云：『春秋紀人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謀，依

畢說，據後文，改『誅』。○慳，與『摯』通，急疾也。慳，『速』籀文也。依他本增。④鄭，依孫說，改『秦』，下同。

⑤而左，依李說，改『人面』。⑥三絕，依孫說，改『玄純』；玄純，黑緣也。⑦依畢說，據太平廣記引增。

⑧女，與『汝』同。⑨名，依王校增。⑩句芒，司春之神。——月令：『春，其神句芒。』⑪儀，例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磴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慙邈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禘，祝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禘，株子杖〔揖〕投，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珪，璧之不滿度量，酒

①祖即祖澤，地名。馳祖爲田獵而馳騁於祖澤也。②祖塗，祖澤之塗也。③禘，依孫說改「祝」。祝即周禮大小祝，蓋以官爲姓者。④厲，神祠也。⑤株爲「禘」之異文。株子猶楚辭之「靈子」。巫也。揖，依孫說改「投」。投與「父」同，木杖也。蓋謂厲祠之神，憑巫持父而與祝觀辜言也。⑥陸，依他本改

「珪」。

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①肥、春、秋、冬、夏選。②効失時？豈女爲之與？意。③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纆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④觀辜特爲之。」
 株子舉〔揖〕投而橐。⑤之，殪之壇上。當是時，⑥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
 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慴慴！」以若
 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之臣，⑦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
 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⑧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
 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泚泚〕莅盟，擗羊而〔漉〕灑其血。⑨讀王里

①全與「怪」同，純色也。

②意與「抑」同。

③選，讀爲「饌具」之「饌」。効，依孫說增，効具也。下同。

④

官臣，猶言奉職之臣。

⑤橐，爲「敲」之同聲假借字。

⑥時，依一本增。

⑦臣，依畢說，據太平御覽事

類賦增。

⑧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

⑨泚泚，依洪說，改「莅盟」。擗，與「剗」通，音了，剗也。漉，依畢說

改「灑」。

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稟之。○
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
曰：『〔請品〕諸呪〔先〕矢，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邀也！』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閭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
〔董〕董，○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 尙士
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

○祧守社者，以羊有神，因從而敲之。

○請品依王本改『諸呪』先依俞說改『矢』矢與誓古通。『其

請』之請與『情』通，實也。

○澗，依王說改『閭』，隔也。毋與『無』同。

○董，依俞說改『董』，董與『謹』同。

○請與『情』通，下同。

○高，依孫說改『尙士』尙士，卽上士也。

○依畢校增。

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

非爲武王之事爲然也；〔故〕古○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

○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殷祀也。○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如魯以周公爲文王子，故

立文王廟而祀之，是也。○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依孫說改。○分之均，謂頒賞平均；

聽之中，謂斷罪允當也。

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叢社必擇國之
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①必擇六畜之〔勝〕脂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宗
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④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
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有，⑥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
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或⑦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
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菽〕若⑧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

①敢位依王說改『叢社』。叢謂草木岑蔚之所社神祠也。②祝太祝宗宗伯也。③勝依劉校刪。

脂音突，肥滿也。倅與『粹』通，毛色純也。④與歲上下謂依年歲之豐兇定祭祀之厚薄也。——逸周

書羅匡篇云：『成年穀足，賓祭以盛；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⑤昔疇昔謂平時也。此言祭

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也。⑥有依王說增。⑦咸依王〔引〕說改『或』。⑧菽改『若』，若順

也。羊古通作『祥』。

人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

○聖人依王(景)說，據下文改『慎無』謂無有一尺之帛，一篇之書，不重複言鬼神之有也。○有與

『又』同。○『重』下有字，亦讀為『又』亦何書二字，依畢校刪。○在上在民上也。於嘆美之辭。昭見

也。言文王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也。○謂周建國以來，雖已歷有年數；至文王而始受天命為天

子也。○有周，周也。顯光也。時是也。謂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天命之，豈不是乎？○謂文王沒後之

神靈，昇降於宇宙間，常在天帝之左右也。○穆穆，深遠之貌。問與『聞』同。謂此威儀穆穆之文王，其

令名必永垂不朽也。

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①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上①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②蟲允④及飛鳥，莫不比方。⑤矧〔住〕佳人面，⑥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⑦〔住〕佳⑧天下之合，下土之葆。⑨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佐⑩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書⑪之鬼也。

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上①觀乎夏書。

①謂此吾所以知周書之主張有鬼也。

②依他本改。

③貞爲『征』之假字，活動之義。

④允與

『以』通。

⑤比，依順也；方，猶『道』也；謂依順於道也。

⑥住，依他本改『佳』；佳古『惟』字。人面，猶言

『人類』。

⑦共，讀爲『恭』；允，誠也。

⑧住，依畢校，改『佳』；亦古『惟』字。

⑨葆，與『保』通，守也，安也。

⑩佐謀，依王〔景〕說，改『謀佐』。

⑪周，依王、蘇，據上文改『書』。

⑫依他本改。

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中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

○甘，在今陝西鄠縣。○六人，六軍之將，下下車也。○有扈，國名，姒姓，在今陝西鄠縣。○五行，仁

義、禮、智、信也。三正，天地人三者之正道也。○勦，依孫說，改『剿』，勦音勦，絕也。○有讀為『又』。○

此引有扈氏之言，謂『吾之有天下，如日之方中，其盛無比』，蓋謂其妄自夸大，不知誠慎也。○葆，

與『寶』通。士依俞說，改『玉』。○共，與『恭』同。○左右，謂車之左右也。車左主射，車右主執戈以退

敵，不共，謂玩忽職務也。○若，汝也。若不共命，謂汝苟如此，則當以不奉命論也。○僇，與『戮』同。事

依王說，改『中』，中與『衷』通，謂衷於事理也。

夏書之鬼也。

故尙〔書〕者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者，○吉日丁〔卯〕，○〔酉〕，○〔周〕用代〔祝〕祀社，方，○歲于〔社〕，祖，○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迓，○無罪

○尙與『上』通。書依王說改『者』。

○有讀爲『又』。

○曰依王〔景〕說改『者』。

○卯依孫說改

『卯』，卯古『酉』字。

○周代祝依孫說，改『用代祀』社，土地之神，方，四方之神。

○社依孫說，改『祖』。

言奉歲時之祭於祖考也。

○嘗讀爲『當』，如與『而』音義同。

○五字依王說刪。

○退亦依孫說，

改『迓』，迓與『禦』通。

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見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

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祀，⊕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十八兩，鳥

⊕現，依吳鈔本改「見」。
 ⊖依戴說刪。
 ⊕依他本增。
 ⊗謂：「若以爲不然乎？吾且舉例以明之。」

也。
 ⊕祥，讀爲「佯」，詐也。
 ⊕行，據王〔闔〕說改「祀」。蓋謂伐郊壇社樹也。
 ⊕至，與「致」同。
 ⊕十，

依孫說增。古者兵軍一兩，卒二十五人。

陣鴈行。湯乘大贊，^①犯〔遂下〕逐夏衆，〔人〕入之〔犒〕郊遂；^②王乎，禽推哆大戲。
^③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士，^④推哆大戲，〔王別〕生列兕虎，^⑤
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⑥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⑦鬼神之誅，此吾所謂
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

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殺
^⑧天下之萬民；播棄黎^⑨老，賊誅孩子，〔楚毒〕焚炙^⑩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
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

①大贊，地名。乘升也。蓋謂由大贊之間道，從高而下也。②諸字依孫說改。③王指湯。乎，於是乎。

推哆大戲，桀之別號——哆同「移」大戲，即「大犧」。蓋桀之力能推移大牛，因以爲號也。④士

依王本增。⑤主別依王說，據鈔本太平御覽引，改「生列」列古「裂」字。⑥侯，維也。⑦圍，與禦通。

⑧傲，依王校，改「殺」。⑨黎，與「耆」通。⑩楚毒，依王說，改「焚炙」。蓋謂炮烙之刑也。

人先庶國節窺戎，^①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②衆畔〔百〕而^③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④以爲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畫^⑤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⑥之道之曰：「得玃^⑦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

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中^⑧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⑨

○庶國節諸受武王符節之諸侯羣臣也。窺戎^①觀兵也。○王指武王^②中讀爲「仲」。費仲、惡來，皆紂臣。

○百依蘇說，改「而」^③。○謂以梓樹株擊紂殪之，折其首，以赤環繫之，懸之白旗之上也。^④○依太平御覽引，改。

○禽艾^⑤逸書篇名。○得玃^⑥與「德幾」古通。○忠^⑦依蘇說，據上文，改「中」。

○之^⑧據萬歷本刪。

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神，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犧牲之財耳。

〔自〕且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豈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因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

○神依孫說增。

○陳物謂故事常理。

○妣，女子先生者也。

○請讀爲『誠』——詳前。

○五二字

據下文增。

○自依孫說改『且』非依蘇、俞校增。

○如與『而』通。

○亡爲『無』之本字。

○九吾依

小柳說改『豈』愛謂吝惜也。

○臣依王〔景〕說改『因』。

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①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鬼神請^②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姒^③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④也。——聖王之道也。

①之，依孫說增。

②二字依孫說，據上文增。

③依俞說改。

④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

非樂上 ①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事，〔者〕①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②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櫛象④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⑤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

①以音樂爲無益於人而斥之也。

②據萬歷本改。

③華依一本刪。

④櫛謂牛羊豕謂犬豕。

草食，曰『芻』；穀食，曰『象』。

⑤邃深也。野古與『宇』通，屋也。

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埴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四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五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雖與『唯』同。無語詞。

○掊與『抔』通，以手掬之也。折讀爲『𦉳』。壤，柔土也。坦，依張說改『埴』。土黏。

曰『埴』言王公大人之造爲樂器，非若掬水適土之不費也。

○措斂猶言『藉斂』。

○惡許猶言

『何所』謂吾將何所用之也。

○休其肩背謂免於負荷也。

○予人以物曰『齎』。此謂人民出財

貨，以爲造舟車之用也。○然如此也。

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
○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即我以爲未必然也。

意舍此④。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
傲賤，寇亂盜賊⑤，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
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⑥未必然也。

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即與『則』同。當與『嘗』通。『嘗』試也。

○揚舞也。干盾類，戚斧類。舞者所執也。

○安猶『於是』

謂衣食之財，於是乎可得而具也。

④意與『抑』通。舍此言姑舍此勿論，而更論他事也。

⑤自外曰

『寇』；自內曰『亂』。竊物曰『盜』；殺人曰『賊』。

⑥以爲二字，依俞說，據上文補。

今王公大人，〔惟〕唯毋。①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②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③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④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利。⑤將必使當年，⑥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利。使丈夫爲之，廢〔大〕丈。⑦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唯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財。⑧以拊樂，⑨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王公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⑩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不與賤人，〔不〕必。⑪與君子與君子。⑫聽之，廢君子聽治。

①惟，依吳鈔本改『唯』。唯毋，皆語詞。②延鼎，鑄鼎土型，謂鍾虛懸而弗擊，則猶之延鼎也。③惟，勿語詞，猶云『唯毋』、『唯無』。

④遲，與『稚』通。⑤明，與『眉』通。朴，依王本改『利』。下同。⑥當年，壯年也。

⑦依他本改。⑧依吳鈔本改。⑨依王校改。⑩拊，擊也。拊樂，奏樂也。⑪王公依畢說

增。鏞然，閑靜之貌。⑫必不二字，依孫說，互易，謂所與共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⑬依畢校增。

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①萬人不可衣短褐，^②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③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④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⑤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裳，因其蹄蚤以爲絳屨，^⑥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⑦使雄不耕稼，樹

①萬，卽『萬舞』，舞之一種。樂猶言『樂舞』。②萬人，亦猶言『舞人』也。短，爲『短』之借字，音『豎』。

短褐，勞動者之粗布短衣也。③從容，舉動也。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醜羸，依

王說，據鈔本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刪。④掌，與『常』通。⑤蜚，與『飛』通。貞，與『徵』通。詳明鬼下篇。

⑥蚤，爲『爪』之借字。絳，卽『鞮』正文，脛衣也。⑦唯，與『雖』通。

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生，不賴其力者不〔主〕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

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④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⑤細布、〔縵〕^⑥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

⊖主依畢校，改『生』。⊖分讀如『職分』之『分』。分事，謂各人職分內應盡之事。⊖宣與『殫』通。

盡也。⊖升依王說，改『叔』。叔與『菽』同。⊖緒與『紵』同。細依盧說，改『細』。細，織也。縵依王說，

改『縵』。縵，音早，縵也。下同。⊖說『悅』同。

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細布，〔縵〕縵；是故布、〔縵〕縵不興。

曰：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賤人。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恒舞於宮，是謂

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衡〕衡，小人否。〔似〕以二伯黃〔徑〕經。』乃言曰：

○四字，依王校，據上下文補。○不必依上文，改『必不能』。○而廢，依俞說，移上。國家，依俞說，改

『賤人』。○桓，依他本改『恒』。○巫，以舞降神，爲人祈禱者。巫風，蓋謂其行徑直同於巫也。○衡，

依戶崎說，改『衡』十斤爲『衡』。○似，依王本改『以』。伯同『百』。徑，依王本改『經』。謂庶人之罰，非

絲二衡，而爲黃色之經絲二百也。

「嗚呼！舞〔佯佯〕洋洋，①〔黃言〕其音孔章！②上帝弗常，③九有④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百殍，⑤其家必懷⑥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⑦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⑧將將〔銘〕鏗鏗，莧磬以〔力〕方。⑨湛濁於酒，渝食於野。⑩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⑪天用弗式。」⑫故上者，天鬼弗〔戒〕式；下者，萬民弗利。」

①佯佯，依吳鈔本，改「洋洋」；洋洋，舞樂之形容。②黃，依孫說改「其」；言，依李說，改「音」；孔，甚也。章，明也。③常，古通「尙」；尙，右也，謂上帝弗佑助之也。④九有，九州也。⑤日，依畢校，改「百」。殍，古「殃」字。⑥懷，與「壞」通。⑦武，觀亦稱「五觀」，逸書篇名，夏五子所敘也。⑧野，於飲食倒裝句，卽謂「飲食於野」也。⑨將，將與「鏘鏘」通；銘，依孫說，改「鏗鏗」；鏘，鏘鏗鏗，作樂聲也。莧，與「筦」通，力，依孫說，改「方」；方，猶「併」也。筦，磬以方，謂管磬之聲併作也。⑩湛，濁沈涵也，言飲酒無度。渝，爲「儉」之借字，苟且也。⑪翼，翼閑也，大依惠說，改「天」。⑫式，法也；天用弗式，謂天以爲不法也。⑬戒，依孫說，改「式」。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命下 ①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不可而不先立儀而言。②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③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④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⑤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①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②必依命說，改「不」不可而不可以也。儀準的也。

③運鈞陶

者所用之轉盤。立朝夕度東西也。謂置測景器於轉盤之上，欲以正東西而測朝夕，乃爲不可能之事也。

④依畢校，增。

⑤請與「情」通，「情」實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

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政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

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其○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

○存乎猶言『在於』

○問與『聞』通，聲聞也。

○其，依下文增。

○功與『攻』通，治也。○故與『固』通。

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其力也。

然今〔天〕執①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若②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③。外之歐騁、田獵、畢弋④，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⑤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

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⑥，君長甚惡恭儉而好

①其，依上文增。

②天，依萬曆本，改『執』。

③若，以依孫說，改『以若』。

④而，讀如『能』。

⑤辟，與

『僻』同，邪僻也。

⑥歐，『驅』之古字。畢，以網掩雉兔也。弋，以繩繫矢而射也。

⑦罷，與『疲』通。

⑧親

戚，父母也。

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必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曰：何書焉存？④禹之總德⑤有之曰：『允不著，⑥惟天〔民〕命而不葆。⑦既防⑧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⑨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又依上文，改『必』。○作，創也，言創爲運命之說也。人依畢校增。術與『述』通。○遲，與『穉』古通。

樸，樸實之人。④『焉』於也。此係倒裝句。——何書焉存，猶云『存於何書』也。⑤總德，逸書篇名。

⑥著，讀爲『若』。允不若，信不順也。⑦民依王〔景〕說改『命』而同『爾』葆同『保』。⑧既，『无』

之假字，同『無』。謂不自防止其凶心也。⑨告，同『誥』。——書敍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

作誥。』

命，布命於下；^①帝式是增，^②用〔爽〕喪厥師。』^③彼用無為有，故謂矯；^④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太子發^⑤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⑥為鑑不遠，在彼殷王。』^⑦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⑧上帝不順，祝降其喪。』^⑨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商。』^⑩

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太子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

①布命依上中二篇補。言矯託天命，以布命於下民也。 ②式，用也。增讀為「憎」，惡也。謂帝用是憎

惡之也。 ③爽，依上篇改「喪」。師，衆也。 ④詐稱曰矯。謂本無所謂命，而彼乃強以為有，故謂之「矯」

也。 ⑤去，依孫（星）莊俞說，改「太子」。太子發，文王太子武王發也；此蓋以名太誓上篇。 ⑥有，與

「右」通，祐也；謂天祐助有明德之人，其事甚彰著也。 ⑦殷王，指紂。 ⑧常，讀為「尙」，與「右」同義。

九有，九州也。 ⑨祝，斷也。謂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⑩帝，依莊、陳校，改「商」。

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喉舌，而利其脣氓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

○尙與『上』通。皆無之謂皆以命爲無也。○惟依王說改『喉』氓『昏』之略字，與『吻』同，口邊也。

○息，依畢校刪。○升，依王校，改『叔』與『菽』同。

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絲、葛、緒，〔拊〕，拊布，〔縿〕，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蕘〕，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④下以〔待〕，持⑤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失，扞○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以依吳鈔本增。

○統依畢校改『絲』，拊依他本改『拊』，同『縿』。縿依王說改『縿』，詳見非樂上

篇。○蕘依俞說，改『藉』，藉若猶言『假如』。④使從也。⑤待依王說，改『持』，持養保養也。

○共依王說，改『失』，扞與『損』古通。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依王說增。強力也。謂有命之言，不可不力非之也。

耕柱 ①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②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③駕驥與〔羊〕牛，〔我〕子將誰〔歐〕歐？」④耕柱子曰：「將〔歐〕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歐驥也？」耕柱子曰：「以驥足〔以〕責。」⑤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⑥

①此篇係記墨子與其弟子耕柱子等之問答，因以「耕柱」爲篇名。②愈，古「愈」字，勝也。③大行，

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④羊，依王說，據藝文類聚及白帖引，改「牛」。我，依畢校，據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改「子」。歐，依諸本改「歐」。歐，古文「驅」字。⑤以，依王說，據類聚、御覽、白帖引，移上。以驥足責，

言所以歐驥者，以驥之足以責也。⑥依畢校增。⑦以，依王說，據類聚、御覽引，刪。

巫馬子〔謂〕問○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昔者，夏后〔開〕啓○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鼎〔之〕於昆吾。○是使〔翁難〕益斲雉，已卜於白苦之〔龜〕龜。○曰：○「鼎成〔三〕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墟。○上鄉！」○已

○謂依類聚引，改「問」。

○開依蘇說改「啓」；啓，禹王子。

○折與「撻」同；「撻」謂發動之也。川

依王說，據諸書引，刪。

○陶鑄之於昆吾，依王說，改「鑄鼎於昆吾」；昆吾，古國名，在今直隸大名府開

州西南。

○翁難，依孫說，改「益斲雉已」；益，即伯益，斲與「斲」同；音琢，又音灼，斬也。已，與「以」同。龜，依

諸本改「龜」。使益斲雉，已卜於白苦之龜，謂使益殺雉取血，以爨於白苦之龜上而卜之也。○曰：益

卜時告龜之辭。

○三，依王、王〔引〕說，改「四」。

○臧與「藏」通。

○墟，依吳鈔本，改「虛」。

○上

鄉與「尚饗」同。

〔人〕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④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
 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謀，豈能〔智〕知數百歲
 之後哉？而鬼神〔智〕知⑤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
 聾、瞽也。』

治徒娛，縣子碩④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
 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⑦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

⊖已，依孫說增。人依畢說改。『又』由與『繇』通，兆之占辭。言已卜，又言其卦兆之占辭也。⊖上文命

龜云『尙饗』，此兆從之，故云『饗矣』。⊖逢，與『蓬』通，蓬蓬盛貌。④依王、王〔引〕說改。⑤桀，與

『傑』通。諫，依王〔引〕說改。『謀』智，依一本改。『知』言雖聖人與其良臣傑相共謀，亦必不能知數百歲

之後也。⑥二人皆墨子弟子。⑦欣，讀爲『晞』；晞，塗也，蓋謂測量。——呂氏春秋不屈篇『今之

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

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

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

○云有也。

○燎放火也。此於依他本改『於此』。

○摻即『操』字異文。

○子何貴於二人謂子於

二人中孰貴之也。

○依畢校增。

○荆楚古名。謂子墨子游於楚時，耕柱子適在楚，從游之數門人

訪耕柱子也。

『未可智○也。』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④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服，鬼不見而富^⑤，而子爲之，有狂疾。』

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智[△]與『知』同。

○古者以金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

○後生^{△△}，弟子自稱。不敢死^{△△}，猶古人書疏稱

『死罪』常文。

④依王校增。

⑤而汝也。耶，依王說改『服』。富與『福』古通。人不見而服^{△△△}，謂未見人之

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謂未見鬼之福汝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

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

○大王受命王也，堯舜禹湯文武是。

○非依一本增。

○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

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棘，同『鬪』，空足曰『鬪』，異同『翼』，鼎耳也。『三鬪六翼』，蓋謂九鼎。

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

「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之，而舊者新（是）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

○葉公子高，楚大夫，名諸梁，食采於葉。

△也，依畢說，改「之」。△是，依蘇說，改「之」。

△所，依畢校。

移「以」下。

亦未得其所對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蕩口也。』^④

○魯陽文君，楚平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封邑。^{△△△}
○足用而勞，謂自勞其足也。^{△△△}
○復行同「履行」。^{△△△}

依畢校增。④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

子墨子使管黔〔游〕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

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奄，○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就譽，去之〔道〕苟道，○受狂何傷？」

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

○游，依畢，孫說改「敖」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也。管黔敖與高石子俱墨子弟子。○設，猶置也，列也。鄉，依畢校，改「卿」。

○謂去之苟得其道，則雖受狂之名，亦庸何傷。○關叔，即管叔。○關，「管」字假音。

○蓋，依王，孫說改「奄」。商奄，即奄。單言之，曰「奄」；彙言之，則曰「商奄」。周公東征滅奄，居其地，後乃封爲魯也。

○譽，依畢校，移「就」下。道，依畢校，移「苟」下。

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昭人〔長〕根也。」○

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

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

○二字均依王本改。

○此節文有錯誤，不能解。○後生[△]弟子也。上反字，反倍之義。下二反字，爲「返」

之反字，歸也。謂弟子中有曾反倍子墨子而後歸從學者，其人曰：「我之來歸從學，特後於他人耳，不足爲罪也。」

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甚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誡，今〔也〕之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述，[⊕]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誡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述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誡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北，敗北也。失，失道也。謂戰敗失道而後歸，不得與殿者同賞也。⊖術，同『述』。謂君子徒祖述而不

創作也。⊗其依蘇說，改『甚』。甚，不君子，謂最下劣之人也。⊕誅，依俞說，改『誡』。誡與『術』並

『述』之段字也。依孫說，改『之』。⊕次，不君子，謂稍優者。遂，依畢說，改『述』。⊕謂述而不作，與彼次

不君子者作而不述，同為偏頗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

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④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

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

⊖疾[△]痛也。擊彼則不疾於我，謂擊他人則我不覺痛也。⊖拂，抗拒也。疾[△]不依畢校，改『不疾』。⊖依俞

說改。④意與『抑』通。

〔常〕子○之身者也。○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必言，是蕩口也。』^④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羶豢〔維〕饜^⑤人但割而和之，^⑥食之不可^⑦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⑧然竊之曰：舍余食，^⑨不知〔日月〕耳目安不足乎？^⑩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

○常[△]，依孫說改『子』。○此節有挽誤。大旨謂：巫馬子倡此種利己論，其信奉之者，則將以實行其利己主義而欲殺之；其反對之者，則將以其言之有害人道而欲殺之。是則巫馬子說一出，無論行與不行，均將召殺身之禍，更遑論其說之當否乎。^③惡[△]，讀烏去聲，何也。^④不[△]，依孫說改『必』。此節亦有挽誤。^⑤羶[△]，同『芻豢』。^⑥維[△]，依畢孫說改『饜』，庖人也，但即『袒』字，楊也。^⑦不可[△]，依畢孫說增。^⑧還[△]，為『還』之借字，豈然驚視貌。^⑨舍[△]，『予』之段字，舍余食，猶言與我食也。^⑩日月[△]，依孫說改『耳目』。安[△]，安語詞，無意義。耳目不足，謂見物而貪也。

子墨子曰：『楚（二意）四竟（一）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二）評靈（三）呼虛數千，不可勝入；（四）見宋、鄭之間邑，（五）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五）社曰：「苟（六）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祝於〔禁〕社，〔也〕曰：（七）「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

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

○三意，依畢校，據太平御覽，改『四竟』。

○辟，同『闕』。

○評靈，依孫說，改『呼虛』；呼，卽『叢』之段字；

呼虛，謂閒隙虛曠之地也。入，依孫說增。

○閒邑，空邑也。

○禁，依王說，改『叢』；叢，古『叢』字，叢社，見

明鬼下篇。

○苟，猶『尚』也。

○視，依諸本改『祝』也，依俞說，改『曰』。

吾必從而殺之。』

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興其所好，〔度〕廢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二字皆依王(引)說改。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貴○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自魯卽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

○貴義，依太平御覽，改『義貴』。

○卽，依畢校，移『齊』上；卽就也，言由魯至齊。

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

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療○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

○如猶「宜」也。○獻惠王，即惠王；或係『獻書惠王』之誤。墨子於楚，在楚惠王五十年，即周考王

之二年也。○成，古通作「誠」。○一，依蘇說增。○五，順，依藝文類聚引，改「療」。○主君，稱穆賀。

『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彼苟然，○然後可也。』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於依蘇說增。

○彼指湯苟當爲『尙』。謂以湯之聖，猶尙如此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者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去惡，[⊕]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

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言足以遷行謂其言足以使人去惡而就善也。⊖不足，依王校，增。⊗辟，同『僻』，六僻，下喜、怒、樂、

悲、愛、惡也。⊗者，三，依俞說改『三者』，三者指嘿、言、動也。御，用也。使三者代御，謂更迭用此嘿、言、動三

事也。⊕依俞說增。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豈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能知白〔墨〕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子墨子曰：『今〔事〕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繼，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

① 依羣書治要增。

② 鉅，依俞說改。『豈』，豈爲『體』之略字，白也。

③ 能，依孫說，增墨，依諸本改。『黑』。

④ 依王〔圖〕說改。布不繼之『布』，錢也——藏者曰『泉』，行者曰『布』。不繼，不增加也。譬，卽『售』字。本文。

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金〕今○聞先王之〔遺〕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

○金，依諸本改『今』。○遺，依王說，改『道』。○關，卽『扃』也。——古乘車箱軸間，以木爲闌，中可度物，謂之『扃』，亦謂之『關』。○揣，量也。謂但能揣量事理之曲直足矣，不須讀書也。

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①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②然而民聽不鈞，^③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④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⑤而子何怪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⑥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⑦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⑧若^⑨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

①漆與『七』通。

②易繫辭云：

『天下同歸而殊塗，』

孔疏云：

『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此蓋

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也。

③然如此也；鈞與『均』通。民聽不鈞，謂傳聞各異也。

④逆鈞考也。

⑤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

⑥公良桓子，衛大夫。

⑦簡閱也。

⑧吾依俞說，改『若』。

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弟子 ○ 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審，○——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

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

『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

○數，依王說增。人處，依畢說增。

○弟子，依孫說增。

○當，依孫說，據後文，改「審」。

○四盆，粟量名。

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也。』○

子墨子曰：「商人四方市賈〔信〕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爲〕焉。○

○也，依畢校，據太平御覽，改「之」。○之，依諸本，改「也」。○信，依畢校，改「倍」。徙，與「徙」通。○財，依畢校，改「則」。○五，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六，至淄水不遂，依畢校增爲，依諸本，改「焉」。

淄水，出山東益都縣西南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攬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天之依畢校增。

○圍心而虛天下，謂以迷信束縛人心，使天下之行人少也。

○吾依孫說增。

革更也。攬與「擲」同，拾穗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

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耳〔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

○公孟子疑卽孔子弟子公孟子高。

○共，讀爲「拱」；謂垂拱以待也。

○身，依王（引）說，改「耳」。

也，依王（引）說刪。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疑感，謂言之無益而有害，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謂君主之政事，在應付國家之難，譬若危機一髮之際。

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籍稅〔僞〕鵬，○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
『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所○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巫處而不出，有餘

○十一字，依蘇說，自下文移此。此謂君主若因君子之諫而得利，則必用君子矣。○大巧之經，謂巧

妙之經略。

○著，依孫說，改「籍」。籍稅斂也。僞，依畢說，改「鵬」。鵬，古「貨」字，讀若貴。籍稅鵬材，猶云

「籍斂貨財」也。

○謂與他國戰，必敗無疑也。

○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

○所依孫說增。

〔精〕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之。○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

『且有二生於此，善〔星〕筮^①；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精^④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

①星，依孫說，改『巫』精，依孫說，改『精』。

②知，依畢校，改『之』。

③星，依王校，改『筮』。

④精，依王說，

改『精』，下同。

⑤義，公孟子名。章甫，殷冠。

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對曰：『某長居宋，冠

章甫之冠。』搢，卽『晉』字俗寫。忽，依畢說，改『忽』，忽與『笏』通。

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

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④請舍〔愬〕，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必^⑤將舍〔愬〕，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

○註詳兼愛中下篇。

○組，[△]「黼」之段字，義詳節用篇。

○絳，[△]依王（引）說，改「絳」，[△]絳與「縫」，[△]「撻」

「逢」同，大也；絳衣，大袂禪衣也。博，亦大也；袍，衣前襟也。

④宿，留也。謂知其善而不即行也。

⑤不依

蘇說改「必」。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

『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

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

○謂言古言，服古服也。

○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

○關叔，卽管叔，詳耕柱篇。

○謂當聖王之

世。○用節，依諸本改『節用』。

「孔子博於詩書，祭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錯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才○冠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四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亦子〔亦〕五有之曰：「〔亦〕才六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七

○齒，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錯，同「錯」。○葆，包髮也。亦依

王〔引〕說，改「亦」亦即「其」字。○謂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為禍福也。○子亦依戴說，改

「亦子」亦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書篇名。○亦依畢校，改「亦」下，同。

賞。』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①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②戚^③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④詩三百，弦^⑤詩三百，歌^⑥詩三百，舞^⑦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⑧治則爲禮樂；國〔治〕貧^⑨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

○後子^{△△}，嗣子也。○戚[△]，依王校增。說詳節葬下篇。○周禮大司樂鄭注云：『以聲節之，一曰誦。』

④禮記樂記注云：『弦[△]，謂鼓琴瑟也。』⑤周禮小師注云：『歌[△]，依詠詩也。』⑥謂舞人歌詩以節

舞。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樂，明其曠日廢業也。⑦國[△]，依王校增。⑧治[△]，依王說，改『貧』。

子墨子曰：『國之治也，治之，故治也；○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蕪○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虛戾○者，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月○之喪，亦非

○六字依王〔景〕說增。

○猶云：『勉之無已』。

○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

○蕪，侈盛也。

○戾，

虛，依王說，改『虛戾』，戾猶厲也。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日，依畢說，改『月』。

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月之喪，是猶僮謂擻者不恭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曰：④『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⑤子墨子曰：

○僮，赤體也。擻，揭衣也。

○謂偶有一事，賢於他人。

○子，依俞說增。吾子，孺子也。

④曰，依蘇說，移

下。⑤說文『樂，五音八聲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

墨子以『室以爲室』難之。

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若[⊕]四政者，

[⊖]爲依畢校增。

[⊖]程子，卽程繁，爲兼治儒、墨之學者。

[⊖]天，依畢校增。

[⊙]有極，猶言「有定」。

[⊕]

各，依王說，改「若」若亦「此」也。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

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

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還○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閒○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才○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

○告聞謂唯以所聞告也。

○迷，依孫說，改「還」，墨子呼程子令還也。

○復，讀如「孟子有復於王

者」之「復」，白也。謂程子進而白於墨子也。

○閒，依畢孫說，改「閒」，閒非也。

習孰之辭，則信口酬答，不待稱議而後對。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

執以相難。

○吾爲「圉」之略字，圉與「禦」同。

○蛾，同「蠹」。

○亦依俞說，改「才」，才古文「其」字，

蓋以孔子言。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所說至當而不可易者也。

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④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⑤年而責仕於子墨子。

子墨子^⑥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亦〕亦^⑦父死，〔亦〕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亦四弟曰：「子〔無〕與^⑧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

○云猶『或』也。言烏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則翟安得不稱之乎。

○此二十七字，依畢校移後。○徇，靈敏也。○其同『期』。○依畢校增。○亦依畢校，改『亦』。

下同。○無依畢校，改『與』。

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

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知，能爲〔禍〕人〔哉〕禍福，〔四〕爲善者

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五〕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

①八字依畢校，增。 ②言不視人之好不好，欲不欲也。 ③以上十六字，依畢校，從下文移上。 ④以

上二十八字，亦依畢校，從下文移上。爲禍人哉，福依王、孫說，改「爲人禍福」。 ⑤意者，疑詞。

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

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徒[⊖]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之〕[⊖]聞也。』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
『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
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

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

⊖ 依孫說改。刑徒，罪人也。

⊖ 依畢校改。

⊖ 什子，其賢過子十倍也；下云『百子』同。

⊖ 無一，謂無

一自譽也。

⊖ 爲，依王校增。

乎

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才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

⊖^{△△}鬼神依孫說增。

⊖^{△△}閉入均依王說，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引增。

⊖^{△△}及猶『兼』也。

Ⓞ^{△△}墨子依孫

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毀猶愈亡也。』^④

一 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⑤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跛以爲長，隱以爲廣，^⑥不可久也。』

告子謂子墨子曰：『我能^⑦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⑧子之身亂之矣。』

○亡同『無』。○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言能尊天事鬼愛人，則雖與翟甚不相愛，猶愈於

無也。○不依孫說，刪毀依畢校，移『子』下。○勝猶堪也。○跛依畢，據文選注，改『跛』跛『企』通

舉踵也。隱與『偃』通。○能依孫說增。○謂子姑毋言『能治國爲政』也。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忠○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函○徧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④齊患可救也。非此，〔願〕願○無可爲者。』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 ⑥ 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

○魯君即魯穆公。

○怨，依俞說，改『忠』讎，忠言與忠臣爲讎也。

○函，依孫說，改『函』速也。

④

歐同『歐』，驅也。謂驅一國之衆，以從事於戰也。

⑤ 此，依王說增，願，依王說，改『願』，願與『固』通。

⑥

項子牛，齊田和將。

樓○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

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山處曰『棲』，謂驅使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也。○葆與『保』通。○太依王說，刪國子齊將國

書也。○虛戾，義詳公孟篇。○三晉謂晉三家，智氏、范氏、中行氏也。○用是猶言『由是』。○過

讀爲『禍』，謂其禍終必還復於己國也。○大讀爲『太』，大王，即齊太公田和——齊僭王號之後，尊

之爲『大王』也。○倅，『卒』字異文，讀如『倉猝』之『猝』。

子墨子曰：『弁國覆軍，賊〔敖〕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曰：『今使魯陽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陽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亦不至乎！』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

○敖，依畢說，改『敖』，放古『殺』字。○魯，依畢校，增。○陽，依畢說，增；下同。○亦，依他本改『亦』。○五，三

世殺其父，依孫說，當爲『二世弑其君』——史記鄭世家『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己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全，猶『順』也。不全，謂凶歲也。

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五〕「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

子墨子爲④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

△○強梁，任威使氣之貌。

△○多，吾依畢校，改「我多」戰功，曰「多」。

△○亦，依他本改「亦」。

△○爲，與

『謂』古通。

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傳：○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

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人爲之誄，魯〔人〕君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

○橋，依李說，改「傳」，謂傳聞也。

○謂與師攻伐，使其父戰死，而賞其子也。

○謂何以異於夷人之

食其子也。

○君人，依蘇說，互改。

「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未首從服也。」○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

「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尙同○而無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

○來依王本改『未』未首相也。服，轅馬也。以馬駕耜，明其用非所長也。○景古『影』字。○微，伺

間之也，謂伺君之閒而諫之也。○四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五匡，依畢說，增入

其善，謂納之於善也。○六尙與『上』通同，依王據尙同篇補。○七是依王校，據尙賢篇補。○八所據吳

鈔本補。

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興〕與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蚍鼠以〔蟲〕蠱，非愛〔人〕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糶讐則慍也，○豈不費○哉！』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

○興，依他本，改『與』與，與『譽』通。言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名譽而僞爲之，不必真好也。○釣，與

『釣』同。○蟲，依孫說，改『蠱』蠱，猶毒也。人依他本，改『之』。○讓，責也。○糶，依王說，改『糶』。讐，

『售』本字。○費，『悖』之借字，應讀爲『悖』。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

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⑤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⑥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矣。盛，然後當^⑦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

①曰依孫說補。②謂據吳鈔本，移『所』下。③勞人，爲人任其勞也。④謂至多，不過當一農之耕也。

⑤籍，與『藉』通，而與『如』通。

⑥以，據上文增。

⑦矣，據上文增。

⑧當，依諸本增。

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

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

○不依畢校增。 ○至依孫說補。

許諾。

遂為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奚○能以封為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糶○也。鈞之〔糶〕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子墨子游魏越。⑤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⑥子墨子曰：『凡

①悅，依畢校，改「說」。——悅為「說」之俗寫。②不依畢校，改「奚」。③越，依李說，改「王」。④糶，依畢校，改「糶」，下同。

⑤魏越，墨子弟子游魏越，使魏越游也。⑥曰，魏越言也。將先語，謂將以奚語為先。

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士曹公子〔而〕於宋；〔三〕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四〕今而以夫子之〔政〕教，〔五〕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六〕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

○熹說也。湛，沈通。謂沈酒於酒也。

○即「則」通。攻，依王校補。

○曰而依王校刪。出，依俞說，改

「士」，士與「仕」通。曹公子，亦墨子弟子。

〔四〕弗得，依孫說增。言雖藿藿之羹，尙不能朝夕常給，故不得

祭祀鬼神也。

〔五〕今教，依王說補。謂因家道之豐，得謹從事於祭祀也。

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擯〕擯〔季〕黍。○〔拊〕折。○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百福於〔有怪之〕鬼神，○豈可哉？」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

○擯，依孫說，改「擯」。季，依王（引）說，改「黍」。——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卽所謂『擯』也。」○拊，依王（景）說，改「折」。折，斷也，離也。——儀禮言，肺有二種：有舉肺，爲食而設，割而不絕；有祭肺，爲祭而設，割之使絕。○依孫說，據下文改。○依孫說增。○謂徒祭而不求福也。——

禮器：「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

也。』

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

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
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⑤斧鉞鈎要，直兵當心，謂之曰：

○彭輕生子墨子弟子。

○籍亦「藉」之段字而汝也。

○奴古通作「驚」。四隅之輪，極言輪之多角。

而不便於行也。

④矣，古通作「俟」，謂不俟來而可知也。

⑤王子閭，楚平王子，名啓。哀十六年左傳

「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⑥要「腰」本字，直兵，劍矛之屬。

「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闔豈不仁哉？」

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

○死，依孫說增。

○然，猶「焉」也。言何不權受王位以誅白公，然後返其王位也。

○勝綽，墨子弟

子。○高孫子，亦墨子弟子。

○濟，止也。嬖，同僻。

○斬，馬當胸革也。言馬欲行而鞭其前，猶使人仕

而反來侵我也。

○犯明，謂明知故犯。

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
〔退〕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
〔執函〕執，亟。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鈎
〔強〕拒^⑤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拒之。量其鈎〔強〕拒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
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執，亟。敗越人。

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鈎
〔強〕拒乎？」

○依諸本改。 ○執函依王說，改「執亟」，下同。執「勢」古字亟數也。若亦「此」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
數敗楚人也。 ○公輸子，即下公輸盤，（又稱公輸班、公輸般）魯哀公時巧人。曰依畢校刪。 ○四焉，
猶「於是」也。 ○強，依畢說，據太平御覽事物紀原引，改「拒」，下同。

子墨子曰：『我義之鈞〔強〕拒，賢於子舟戰之鈞〔強〕拒。我鈞〔強〕拒，我鈞之以愛，〔揣〕拒[⊖]之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揣〕拒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鈞而止人，人亦鈞而止子；子〔強〕拒而距人，人亦〔強〕拒而距子。交相鈞，交相〔強〕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鈞〔強〕拒，賢於子舟戰之鈞〔強〕拒。』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匠[⊖]之爲車轄，須臾〔劉〕^⑤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揣，依孫說，亦改『拒』下同。

○狎，依畢校增。

○雛，與『鵠』通。

○翟，依王校，改『匠』。

○劉，依王

說，改『斲』斲，斲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我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

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

○依王說，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呂氏春秋愛類篇，改。○乎，依孫說，改「胡」。

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轡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轡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楨、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

○以上十二字依畢校增。文軒文飾之車也。輿與字異文。○有依王說增。○爲與謂通。狐狸依畢、孫、王說，改『鮒魚』。○文梓美梓也。梗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楠類。皆大木。○事依孫說，改『吏』三吏，謂楚國之三卿。

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詘，△屈也。
○王，△王依諸本增。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閭，里門也。內，讀入聲。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爲間諜，不聽入也。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編 輯 主 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詩經	荀子	韓非子	莊子	孟子	管子	淮南子	墨子	禮記	後漢書	文史通義	春秋公羊傳
----	----	-----	----	----	----	-----	----	----	-----	------	-------

繆天綬選註	葉紹鈞選註	唐敬杲選註	沈雁冰選註	繆天綬選註	唐敬杲選註	沈雁冰選註	唐敬杲選註	葉紹鈞選註	莊適選註	章錫琛選註	計碩氏選註
-------	-------	-------	-------	-------	-------	-------	-------	-------	------	-------	-------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	----	----	----	----	----	----	----	----	----	----	----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角	定價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七角	定價六角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	------	------	------	------	------	------	------	-----	-----	-----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MĒ TZ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ANG CHING KAO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March, 1926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 墨子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唐敬臬

本叢書編輯主幹

朱王 經岫 農廬 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墨子閒話

諸子中墨子最難讀。鎮洋畢氏始爲之注。亦甚疎略。瑞安孫仲容先生以半生精力。著墨子閒話十九卷。疏通證明。渙然易解。誠墨學之絕作也。其書流傳未廣。本館今據原刊本影印。訂成八冊。定價二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158)

墨子學案

共學社哲人傳記叢書

墨經在諸子中最稱難讀。清儒箋註已稍精詳。但尙未有以科學之方法貫其全體之會通者。此書爲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講演之稿。後經先生手自刪訂。共分八章。附錄二先生自序。謂與昔年所著墨子學說及墨子之論理學等篇內容全異。以無堅不摧之思想家攻精玄邃密之舊學術。墨學津逮。此爲傑作。

梁任公先生著

一冊七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53(-)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評 註

諸子菁華錄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爲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并細加圈點。讀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之寶筏也。合購全部。定價三元。分冊價目列下。

孫	呂氏春秋	墨子書	商君書	鶡冠子	淮南子	尸子	韓非子	管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老子	揚子法言	春秋繁露	賈子新書	荀子	晏子春秋
	二冊							二冊		二冊							
	三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四角	一角五分	三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